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窺餘卷六至九

詳校官侍郎 臣 謝 墉

通政使司副使 臣 英 瞻 葉 履 勛

臚錄監生 臣 范 維 城

臚錄監生 臣 卞 爾 巖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六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賁至大畜

三三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而文剛謂泰卦之上六下而為六二所謂來而
文剛也來而得中是以亨分剛上而文柔謂泰卦之
九二往而為上九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往而太過
是以僅曰小利有攸往諸家之義皆同天之文則剛
柔是也謂上往下來之二爻也人之文亦剛柔是也
而其著見者則文明以止謂艮上離下之二體也天
人之文雖同乎剛柔而其為用則各異曰變曰止所
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无變則二氣无所推遷四

序不能代謝天道幾乎息矣故天之文必有變然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渝人道幾於紊矣故人之文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雖然變久則不能無差彌綸輔相天以是道付之聖人故聖人又當觀其文以察其變觀其文察其變所以相天也止則嫻于无變精神心術之運動聖人又必有作而成之者故當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所以成其文也聖人之用責大率存乎離離

為目所以觀天觀人者皆離也離為火以神道設教
化成天下者亦離也天人之文備乎離艮聖人成能
乎兩間而被飾萬物之道盡是矣或問言天人之文
而不及地者何也曰艮為山互體有震坎水地之
文不過乎山川草木言天人而離艮居其上下地之
文在其中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上艮下離為賁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以賁為文

飾之象折獄者不以飾為能也上離下艮為旅君子
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以旅為失所之象山上之火難
以久照也非特如此繫止于下而上以明臨之為人
所治者也旅則如之靜止于上而明見于外自治者
也責則如之大抵政者正也將以正物也臧武仲曰
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若
子以自明庶政為急故於折獄有所不敢又責自秦

卦中來用是知賁飾之文生乎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後彼草創者安得有是乎雖然泰而賁矣聖人尚訓以明庶政者與除戎器必於萃聚之時同義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有德無位君子在下固窮之時也固窮之道无他修飾其所行而已矣此賁之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也賁其趾者修飾其所行之謂舍車而徒者義不屑就

之謂雖然初豈終窮者哉往見所應則白馬翰如矣
其不徒行孰大于是履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
往獨行願也素履與賁其趾易地皆然故皆見于初
九由是知修飾操履當觀其窮賤之時集傳謂坎為
輪車也四震為大塗又為足徒行也二與初非正應
故初不肯乘其車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侯果曰自三以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也須以賁頤亦待頤而後動此序卦所謂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賁者也何則二與三皆无正應獨以近比而相飾有潤澤之理故九三曰賁如濡如雖然比出于正則為潤澤之美故二得與之偕興苟近比相飾不出于正則諂諛和悅將有濕沫之嫌濡如之云盖有

深戒六二一爻所以不言凶吉悔尤而于九三見之
也與初爻不言吉凶而于六四見之同義或問六二
九三謂之正乎而兩爻皆居得其位聖人猶恐其或
渝也則為之文曰永貞吉惟永貞則莫之陵集傳謂
三以坎水潤澤于二故曰濡如

六四責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李鼎祚謂坎為盜初與四相應而三間乎其中坎盜

阻之也故六四雖當位不能無疑夫初不肯乘二之車徒行以求四四知初嚮已亦心馳而下赴之寇雖處中其不疾而速固有若白馬之翰如也必曰白馬者蓋初與中阻于寇未遂婚姻之義所以相責飾者未相及故馬取其白董遇謂馬舉頭高印為翰此不疾而速之意也集傳謂震男離女婚姻之象震為作足之馬有伏巽馬巽為白陸績謂震為馬為白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周官體國經野鄭司農謂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邑為丘之類丘園蓋在野之地也賁于國則城雉宮室之屬皆在所飾侈財害力為多賁于野不過乎山林津梁溝澮之事必无事于雕飾之侈初雖若吝而束帛羹羹終吉之道也盤庚用宏茲賁則于時不得不然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先于六五推明節用終吉之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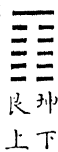
于上九見白賁反質无咎之意讀賁者宜知此也或謂五无應上比九以求賁焉又謂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水果曰園審如是則五當為丘園不應以束帛自賁也謂賁上九則上非丘園矣獨王弼无聘賢之意義在千切又音賤子夏傳作殘皆委積貌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以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參而文生然

至于上九則責極矣極則向之分而上者必復其位
九復其位則向之下而來者亦還其所剛柔各歸其
真上安得有文乎此上九之責所以為白也雖然白
者正也不得已化而為文文不勝質復反其本以此
居上其志得矣上九在伏巽之上巽為白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變剛荀爽謂柔變五夫乾之六爻皆剛也而陰變
之何獨至變五而後謂之變剛乎曰五尊位乾剛之
主五不變則為大觀在上羣陰皆仰而聽之惟五亦
為羣陰所變然後君子之道無可為者此所以不利
有攸往也以經考之五陽俱進尚存一陰為夬則曰
剛決柔五陰已成止存一陽為剝則曰柔變剛何哉曰
柔不能勝剛也陽進則陰固不能爭猶有存者則決

而去之不勞于力若陰進而陽有未退自非變之以
漸陰未可以得志也是故小人之道常以柔緩浸漬
積日累月必待剛陽之志銷黨與之勢盛其志得行
則不期變而自變矣此變與決所以不同也雖然氣
之消息形之盈虛天有常行之道君子所尚在此則
循其理而順履之故進退不悖又況陰之進也猶以
漸變陽則一陽孤立亦豈能遽與陰爭乎體存坤艮
聖人之教深矣或問順而止之謂止陰使不進乎將

自止而不往也曰在我則止而不往在彼則聽其自
止一切順之以理非能致力而強遏之也陰極則復
在其後剥已五陽勢將止矣惟如是然後為君子之
利然君子何從而知乎觀之象而已矣剥自復五變
而成卦皆无離目而觀象何也曰上與五伏離也消
息盈虛之理當觀之于微而不可以求之于顯伏離
目而象已自見非君子乎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因地而生高大而盤固體質與地為一非附地也
山而附于地必其下傾圯不固強附麗以居其上其
能一日安乎然則何以處之曰厚其下而已何則高
下者勢也在下而散剥其上為其无以自厚故其力
不足以承也聖人之于民培益愛護通上下為一體
常以基本為心不以高貴強加之而其基不可拔者
知此道爾虞翻曰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其剥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剥牀以辨茂貞凶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滅下如滅木滅足之類謂沒而盡也牀以足安剥牀之足則牀之下沒而盡矣此陰自下剥陽之象也初六于卦為姤于時有能繫一陰于金柅者羸豕不至于蹢躅矣惟初无應而貞道蔑然後乃得長此二所以又至于剥辨也鄭康成謂足上稱辨近膝之下屈

則相近伸則相遠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脞也易傳謂牀幹所以分上下也已剥牀之足又剥其辨所以為牀者廢矣于時二復无應則貞道之滅滋甚何以知之二陰于卦為遯君子已退避而去尚安得有貞道乎此陰所以浸長也夫陰未生則乾而已初變九為六則乾動而有巽巽為木牀也人之所以安身者多矣爻獨取牀者豈亦附下之義歟非特如此夜以安身非作為之時羣陰寢盛所以變陽

者其孽已成雖其未變者亦靜以苟安而已剥之不
已終盡而已矣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謂四與五下謂初與二皆陰也三不離乎陰而處
于間宜與上下相得奈何衆陰同志銷陽而三獨與
上九相應是居陰之中不隨陰為孽者也不隨陰為
孽能反乎陽乎曰不能也陽道已變勢難獨回但其

心與九相合不為衆陰所與此其所以失上下也使
九得位則相與扶傾救亂尚可為九既不在其位
勢孤力弱能无咎而已陸德明音義剥无咎本或作
剝之无咎非此亦未盡六三剝之无咎去之字猶可
象曰剝之无咎之字不可无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三以上尚存三陽則乾未全亡也四又剝其一焉

陽之存者寡矣寢長之陰可不畏哉剥牀之足不已
而及其辨顧雖已近于身猶未切也又不已而至于
剥膚近身之災切矣崔憬謂膚為薦席已非京房作
簠謂祭器其義寢遠集傳于噬嗑謂艮陰柔近革為
膚陰柔之義說蓋本之先儒考之于經噬嗑之噬膚
剥之剥牀以膚皆有艮體謂噬嗑有艮者互也睽之
噬膚在離體謂離為膚者王安石謂其以柔間剛也
然剥至六四則上體成巽巽亦柔順從剛之義故巽

為髮膚髮類也由是知易之取象非一端可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五君位也羣陰已剥四而臨五切之甚也然五以大中之道處尊在上豈无為之方乎順而止之所謂為之之方也陰柔之性利之則悅有以制之則服寵以嬪御之寵彼將悅其利矣總以貫魚之勢彼固聽所制矣惟如是故羣陰可調小人可用而剥之道可

救不然近之不遜遠之則怨薄食之災至于翳太陽
矣魚與宮人皆陰類而又衆多故取以為象雖然人
君當尊用耆德如著龜控馭豪傑如鷹犬易乃許其
以宮人之寵僅成貫魚之利此豈經世久長之道哉
曰聖人知剥道將極傾否之漸日月以冀姑為順止
之道以待其斃此象所以欲其觀象而尚天行也虞
翻謂巽為魚艮為宮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為木果陰剝而乾變方陰之變四也上卦成巽巽
為風乾果遇風當剝然陰又進而變五艮成巽毀果
反碩大矣上九不為陰所變則乾之性猶在也故曰
碩果不食不食猶言不剝落而常存也夫君子乘以
運動者莫若輿小人資以庇身者莫若廬剝道既極
君子可以出則衆載于下坤為輿為衆故也讀至此
然後見下諸爻當靜伏不可作為故取剝牀為象小

人為剥自足切膚而猶不已及其窮也无庇身之所
艮為手小人自徹其虛之義也雖然否終則傾此天
道也或曰小人不可用也久矣何待至終而不用曰
方六五以婦人之寵寵貫魚之陰亦嘗姑用之矣虞
翻侯果同謂艮為果為廬以序卦考之艮為果蓏而
已虞侯之論豈求之艮而不求之乾乎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復有陰而言不為陰也出入者反復之跡反復者出
入之道乾陽本在內一陰既長陽避而向外今反自
外而復所謂出入者如此方其出也不與陰爭及其
入也陰不能爭然无疾止謂在我者不失其和而已

欲其動而无咎其惟朋來乎朋謂與一陽為類此拔
茅彙征所以為吉也方陽之衰也豈往而遂不反其
道初未嘗亡也陰消沴盡則其道且復七日者陰消
沴盡之時也五陰皆剝之時柔方變剛故不利有攸
往既七日矣五陰雖未盡去而朋來之陽將以漸起
此其所以亨雖然天下未有逆理而濟者一陽初生
儻謂五陰已无足畏躁進妄動事將不濟何則需之
六四尚能出穴而與三陽競況一陽乎故象又總坤

震二體而申其義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
疾朋來无咎謂動不以順則疾咎未保其无也凡此
出入反復之道非人所能為皆天之行也皆天之行
何與人事而聖人諄諄言之曰觀天見道則進退疾
徐莫不中理不然先時後時之患天獨且奈何哉復
其見天地之心王弼以寂然至无為天地之心淺矣
天地以生為大德故積陰于空虛不用之處豈以空
寂為心乎但陰陽之氣不得使其不運至于傾陽變

剛宜覆載之所欲坤道纔盈則一陽已動于黃鍾之
下心之大德本在是也由是觀之常治而不亂常安
而不危亦天命聖人本心既否泰相尋之理有不可
免則制治保邦持盈守成求所以稱天地之心者宜
如何哉諸儒七日之說不同大要不過陰生于午陽
生于子陽自午遭剝至于窮上反下其至子七日也
七日者七月之謂不謂之月而謂之日解在臨卦侯
果主是說王弼輩則專以分卦直日為言其說謂坎

離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為一歲之數既如爻餘五日日為八十分合五日以為分四百又四分日之一于四百分外加二十分六十卦共取之每一卦先得本爻六日又得餘分七分蓋通得六日七分矣七日者取其成也剝卦陽之垂盡在九月末十月純坤用事越七日至復而陽生是謂七日蓋本稽覽圖也惟國朝王昭素不以為然難之曰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為坤卦之盡復卦陽

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當便來不到冬至之日矣此
論太過蓋爻主一日卦之大體而昭素破碎求之大
抵陰盡十一月便是陽月不待日至而後始得謂之
陽也故胡旦謂其未明歲月積閏之妙又一說不用
分爻直日止以一陰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大觀五
陰剝純陰坤至一陽復所歷七卦故謂之七日其說
不相礙蓋合而論之子午之說皆通故也易之道周
流變化无乎不在夫豈一端盡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之前謂之動復靜可也冬日既至則靜將復動矣動自此生何以閉關不行商旅而后至于不省方耶易傳曰陽微而未發也安靜養之而後能長先儒不知此遂以靜復為天地之心是惑乎閉關不省方之義也衆陽間闕險阻自變剝中來其一方復于下五陰猶在苟動作之遽不知以順而行則疾氣生矣

關所以通商旅所以近利省方所以觀民皆動作洩
暴陽氣之道少需焉未晚也既言先王又更言后諸
卦惟此為重複大抵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在王政當
爾不省方主人君言也虞翻謂坤闔為閉闔巽為商
旅為近利市三倍巽伏初故不行非是如此復之初
九與剝上九相因其互體固有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讀上六而知其復之迷則讀初九而知其復之不遠
矣此爻乃陽之來復有反善之意故取以為修身之
訓易傳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无復矣蓋失而未形
則去失尚遠其復為近失之既形雖能遷善其復遠
矣上六復于最後所以為迷初九之復與上六相反
也顏氏之子所以見稱于繫辭歟无祇悔謂无祇于
悔也无祇于悔則可以无吉易傳謂祇為至先儒多
以祇訓大謂无大悔也无大悔者未免乎小悔安得

謂之元吉蠱之九三小有悔无大咎用是觀之小有悔者但可无大咎而已孰謂復之初九有是哉殆庶之賢知幾之神始可以稱顏子无大悔非知繫辭者朱氏叢說曰復道豈可遠乎豈唯不可遠亦不能遠此說指七日天行之義則可為其循環之理所必至也其在修身則復有遠有近有能有不能无自然必復之道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易傳謂復者復于禮而已復禮則為仁夫二不知初之仁則已親而比之是知其仁也仁者宜在高位吾知其仁而以高自居非所謂親仁比二所以下初也然則何以知其下初曰陰知比陽則下之矣仁則能庇二既下初得其所依比其所以休也二震體震為東方之木仁與休皆寓焉王弼曰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順附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隣復之

休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柔柔之詩曰國步斯頻註頻急也說文又謂頻水厓也頻蹙不前而止大抵步之頻急則有促迫之狀至水厓則前未可進故說文以頻蹙為義而王弼取以註六三也顧野王玉篇訓蹙字與頻同音憂愁不樂之狀易今作頻曰頻復厲无咎引王弼頻蹙字為證

以卦考之頻謂之急可也謂促迫可也謂憂愁而頻
非復之義亦非弼元註頻蹙之意也故知野王于輦
字下引易為非何以言之初以不遠而復二以下仁
而復皆安行也三以不中之才見初與二皆以先復
震性感之其行促遽動極而過此之謂頻復即與憂
輦不同夫頻復宜有過也乃厲而无咎者蓋復而失
中雖近于危要足以復而失與不復而迷者有間矣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應初九一陰一陽適平而无過所謂中行者如此四之上下皆无應惟四應初是其為復雖與衆同其所以復則與衆異所謂獨復者如此虞翻曰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中謂初震為行也蓋諸家不求陰陽之說專以四居五陰之中為中行是以起虞翻之論象曰以從道也道者亦一陰一陽之謂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者也五之復以中自成非因人也故曰中以自考體坤之厚故曰敦復或問初亦未嘗因人孰與五優曰五得大中之道非初可望然中而未正其為復足以自厚可无悔而已復道貴蚤初乃不遠而復其于修身莫加焉故无祇悔而又元吉集傳謂五動為艮成言乎艮故艮有成意易傳謂陽復方微而下无應未能致吉亨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非君位而爻以君道言者蓋居上處尊尤以迷
復為戒况欲行師而征伐乎上動降三成坎坤在上
而坎見于下地水師之象也正物必先正己方坐後
復之迷既災且眚而欲行師者幾有濟矣君天下之
道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所謂俾民不迷者也

苟迷復而不知善之所在與君道相戾矣故曰反君
道也子太叔告子展曰楚子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
諸侯在復之頤曰迷復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復之頤正謂上六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

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畜物必先于畜德大畜者大畜小也使小皆陰柔微弱畜之甚易惟受畜者皆陽剛而健非吾有能畜之德彼肯不家食乎賢者家食而不靡吾之好爵若涉大水其淺有濟矣畜德利貞其可已乎彖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其所以能畜也乾為剛健剛健則不息艮為篤實篤實則不妄合是二者則發而為

輝光輝光蓋剛健篤實之著乎外德之所由以日新者也天下未有新而不故者為其久而息妄而渝故沉冥闇昧日趨敝壞之域剛健篤實則无是矣日新其德然後尚賢而止健尚賢止健大畜之道也有德而在上者吾以尊下之此之謂尚賢有材而方進者吾以祿馭之此之謂止健蓋賢不尚則人必不盡其心健不止則下或不安其分尚賢止健得大正之道是以賢不家食相與有為而難濟矣茲非所利乎由

是觀之畜物者必先于畜德明矣畜物畜德舉不外乎乾艮之體虞翻謂二五易位家人之體家之象自三至上頤之體養之象李鼎祚謂乾為賢人艮為宮闕賢人居闕下不家食之象又大壯之九四變為九五則為需需之九五變為上九則為大畜九自大壯之四再變而至大畜之上五以尊下之尚賢之象需具坎離坎則大川之象離則輝光之象易傳曰六五君也而下應乎乾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蓋止健之意不必以跡求也大抵天
取其行健艮取其靜止制行健于靜止之內此卦之
大象也多識前言往行畜德之道也德雖得之自內
然積小至大所以成吾之畜者言行實有資焉言行
不求之今而必于前往者蓋已試而可鑒也雖然前
往之言行夫豈一端苟无以照之則泛然无所適從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如孟子可矣虞翻謂乾為言震

為行坎為志識震在乾前故識前言往行集傳謂內卦兌曰前言也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與四為正應有應在上自宜可進其不可進者以上之諸爻方以止畜為事也夫上之畜賢才如富家之畜物儲以為用進而受畜賢才所願而曰不可進何哉曰仕進之道靜而聽之則可勇而干進則犯上

也靜而聽之彼畜我焉是信我矣信而受畜道斯可
行若勇而干進彼未之信是求畜爾求畜于不信宜
其有厲初以陽剛之性當進動之始苟謂四當應已
遽往從之彼方得位在上其不信之疑將畧于他人
而詳于已豈不有厲乎故易戒以利已也已而不往
應自求之利在其中虞翻謂二變則四體成坎故稱
災雖然災非必有也犯之則至能已而從利何犯之
有

九二與說輶

象曰與說輶中无尤也

二之未可進義與初同皆以止畜者在其上也然初九剛正者也九二剛中者也剛中則載上之德不同初矣故初之已止于不犯災二雖說輶而无尤也蓋車輶之脫縛之可以復進非車敗也是以无尤若小畜之九三則為長陰所止有反目之義是車敗而不可復行矣用是觀之大畜之說輶不可與小畜之說

輻通用明矣盧氏謂五居畜盛止不我升說輶以待
時進退得正故无尤虞翻謂坤為輿盧氏謂乾為輿
又杜預謂震為車義皆通集傳謂坤為輿震為木輶
橫木也二不動兌毀折之說之象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馬姚信曰逐兩馬走也夫賢有賢之類上九與
九三類也上已通天之衢君臣道合畜極思變不專

于止三趨而往兩賢相望而起此良馬逐之義也雖然知動而已而不知為之戒則險難生乎其中故艱貞然後為利艱貞之道宜如何閑與衛斯可矣與所以行衛所以防其身且行且畏不恃應而輒馳惟如是其志方與上合良馬不至有泛駕之失此所以利有攸往也是道也不可一日无又况三陽同進初欲動而有厲二欲動而說輒艱難險阻三固習之矣今又防閑之道惟日不足宜不為剛明之累也以日為

曰而越音者非鄭康成音人實反虞翻謂離為日是
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謂四童牛者四有坤之初體故也牛者順物何至牯
其角為其童也肥牛之子多敗車豈非以其童而善
觝乎四之下雖皆受畜然畜物之道不可使至于有
傷初與四為正應初既好進四在畜止之地不示以

堅距之意則下有輕進犯上之失措而止之蓋又恐其傷也初既知有厲故已而不進四徐往應之然後剛柔皆得其理其進不干其止不廢此大臣事上之道四所以元吉而有喜歟侯果謂牯福也以木為之橫施于角引封人福衡注曰牯于角六情喜屬火故于六四互離見之

六五積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謂九二九二中正得位而象之以豕何也易據爻
取義不可一槩六五但以向下畜止邪惡為義而不
以中正為言也二體卑下性剛躁而犯上五居尊位
為大畜之主故擇其要害而制之此殯豕牙之意也
豕之傷物在其牙然牙特其具耳淫躁之性實使之
也淫躁不去雖羸豕有蹢躅之凶殯其勢則淫躁消
而牙不能為害矣易傳謂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人君
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物有摠攝事有

機會聖人操其要則不勞而治易以六五之吉為有
慶者蓋人君制畜邪惡有其道此兆民之所賴也非
特如此大凡私欲不行物乃可制四五皆陰與初二
相好非絕其私欲殆有不可得而制者故牛取其童
豕取其殯所以絕其私欲也私欲絕然後在上方能
制在下者方受制此又易之深意存焉虞翻謂二變
則成坎故為豕五變則成巽巽為白牙之象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止下而未許其進下欲進而為上所止畜之道當
如此然謂之亨則未也至上九則畜極而變矣尚賢
而不距並進而无疑上下之情交通而无疑何四達
之如是蓋畜道大亨也上九乾也故為天互體震也
震為大塗故為天衢何所以設辭而啟其義也先儒
或音賀又取負荷之義于理未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七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頤至離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頤之道有二所養與自養皆不可不正故貴乎能觀
觀者所以察其正不正也觀頤所謂觀其所養自求
口實所謂觀其自養養人曰頤自養曰口者頤者養
之道口則止乎口體而已震東方也萬物出乎震艮
東北萬物之所終始天地所以養物者在此舜命九
官政在養民九官咸事其事有震之動舜恭己南面
有艮之止聖人所以養民者在此上而天道下而人
事內之在己外之在人舉不外乎養而養之道震艮

二體足以兼之震艮之象求之口頤其上止下動亦具是理可謂大哉或問頤之道內則養已外則養人今于天地止曰養萬物于聖人止曰養賢皆不及其自養者何哉傳曰天地裕于萬物萬物裕于天地則養萬物者乃天地自養之道也又曰民養君以自安則養賢及萬民者乃聖人自養之道也自養養彼頤皆具之獨不可不察其正否爾宋衷曰君子割不正不食况非其食乎鄭康成謂二五皆離爻離為目觀

象也鼎祚易謂頤本觀卦初六升為六五九五降為初九故觀變為頤此其所以不得不觀也翟元謂天上地初也萬物衆陰也集傳謂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衆為民養賢及萬民之象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同見于象者言語雖不取于養而頤者言語飲食之所由也震動為雷雷在山下有過之象過則生患故聖人于以戒焉戒之宜如何止其過而已

矣曰謹曰節所以止其過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剛明在下如靈龜之潛伏引氣而飽可以无待
于養苟躁動失已舍其自飽之靈懷不足于它人則
朵頤而觀无足怪者朵動也謂觀彼之食而動其頤
鼎祚易謂頤垂下下動之象也爻辭假託以指初九
之失故有舍爾靈龜觀我之辨夫有欲炙之色者必人之

臺隸何足貴哉虞翻謂離為龜集傳謂自明夷之
離變故初九有龜象蓋本于翻之說也然五地生介物
則龜必本于土六龜惟天龜為靈龜則龜必本于乾
初九震也震本坤一索得乾乃變為震具乾坤之氣
故初九有靈龜之象不必專用離為說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拂謂二之于初上也二以陰柔不自養下比初而

資之此之謂顛頤初不與為應又趨上而求之此之謂拂經丘謂上九言其養之在高也夫二五相應道之經也二比初先既顛頤志上九又從而拂其經卦止兩陽而二違其常度如此可謂失其類矣安得不凶易傳曰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此凶何也曰時然也叢說謂訓拂經為違其常者說蓋本于王肅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養正者頤之常道也不拂其常則不拂乎頤之正拂
頤之正宜其凶矣夫聖人所以養賢者欲其及百姓
也六三所居不正上无所得下无所資拂養正之常
而動違其吉尚可望其及人乎无以養人何以養汝
為故十年棄之勿用集傳謂十坤數之極說蓋本于

虞翻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彖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二六四皆顛頤六二顛而拂六四顛而吉何也二
比初非其應四下初乃其正應故也得正應而下之
猶在上者能下賢而相與以濟天下之務吉之道也
下賢得吉天下之務成則養人之功不在其下而在
其上故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易傳曰六四賴人以
濟必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如虎視眈眈然則下不敢
易矣虎性貪物然使其意不遠而欲之急則有中傷
之害今視眈眈而有威欲逐逐而不急能盡資物之

善矣逐逐諸家之說不一子夏傳作攸攸荀爽作悠
悠劉歆作攷遠也說文攷式六反音式六而義以遠
訓者其說為通蓋緩而不迫若所謂匪棘其欲也馬
融謂眈眈為虎下視貌亦六四下視初九之意諸家
虎之取象不一頤之虎常用艮也說在履卦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二六五皆拂經六二拂而凶六五拂而吉何也曰

二應五而志上其道拂矣故凶五不自養人使人由上九以養于道雖拂而事得所付故吉雖然上九賢也能順以從賢然後可以吉不然事失所委加以拂經其能吉乎故又欲其居貞若乃以此道而濟大難涉大險亦未見其可夫何故剛明不足故也故曰不可涉大川夫頤之內卦非无中正之德而三爻皆凶外卦非无過不及之失而三爻皆吉蓋道宜靜重而戒躁動內卦震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于此可見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五養道不足能使其下由上九以養在五亦為貞吉
彼居上九之任者其可一日安乎宜伊周之憂畏也
惟居安思危故能濟天下之難此所以厲吉上五變
而易位成坎大川之象變陽得位大有慶之象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王弼謂初為本上為末向秀謂本為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棟是以橈以此考之本末謂初上也孰為棟歟四陽是也謂陽為棟者取其剛強任重初上對成其兩端如屋之有極惟本末皆壯則棟隆而屋安本末弱則棟橈而屋傾矣夫既以四陽為棟陽橈矣何能大過曰易不可一端求也以二陰論本末則四

陽為棟弱且撓者其時也陽為大陰為小四陽用事于二陰之間則大者必過此致大過之由也彼有由以致其時此君子有為之日故利有攸往何則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棟撓屋壞尚安坐而不往則子產所謂僑將壓焉者也往而後亨此新故之理易傳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又曰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爾非有過于理也大抵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君子有為之道非大

過人者不能進也虞翻謂巽為長木故稱棟集傳謂
兌者巽之反長木反在上為棟然翻謂大過者大壯
變也集傳之謂自遯之六二變何也蓋遯一變訟再
變巽三變鼎四變大過皆以六二一爻升而上也大
壯亦自遯來變以變之次第論之則翻之說為未然
翻止謂初五相易則大壯為大過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而滅木非理之常所謂過也大過之時可以有為

而未必皆可濟但利有攸往而已時乎可救則君子出而有為故獨立而不懼時不可為則君子入而自守故遯世无悶立而不懼所以勇于義遯而无悶所以安于命二者皆非大過人不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當有難之時無濟難之才以卑自處不與物爭如是
可以无咎乎曰未也剛者在上勢自不能與之爭苟

謂錯諸地已可而不復致謹則志意不誠汚染可變
咎由之以致矣故君子寧過于謹謂錯諸地而未可
又以白茅藉之所謂過于謹也過于謹然後可以行
于大過之時故孔子謂慎斯術以往其无所失矣巽
柔為白茅侯果謂潔誠肅恭而不怠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剛而不過過而不得其中者皆不可有為于大過之

時惟九二剛過而中此其所以為濟難之爻夫如九
三者謂之剛過可也二何過之有曰謂陽勝陰也勝
陰而不得其中則陰非所樂比尚能成生生之功乎
九二與初六蓋過而相與者故有生稊女妻之象大
過之難生乎衰弱二能濟之則衰弱復蘇老夫謂二
二為老者為剛之過乎陰也女妻謂初初為妻者為
上與二比且已為初陰也老夫女妻猶九二脫衰弱
之厄復蘇以生育也生稊者生育之効也大過之時

木嘗為澤所滅既濟其難則滅木復生故虞翻謂兌為澤枯楊得澤則復生稊蓋滅木之反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中此濟大過之德陽過于陰大過于小彊過于弱此濟大過之理九三以大過之陽居體之極則是剛過而不中矣所與為應者以陰居上體之上而以陽出其下則是弱而小者反勝矣如是而可以任

重乎夫陰本輔陽者也方其以過中之剛違物自任則陰不得而輔之及其動不以正物情不與則陰又不為之輔卒至敗橈有凶不可輔而止虞翻曰本末弱輔之益橈是也棟任重之力尤在其中故橈與隆于三四兩爻取義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餘陰相濟則可以成功陽可獨无陰乎然九四居近

君之位濟大過之厄必以絕類為公故不繫志于初
何以知之曰二與初近而相比則知四之无所繫志
也又陽不可太亢故降已之陽居陰之位陰陽相濟
而不撓于下其于事君濟難之道可謂確乎能勝其
任矣此爻所以取象于棟隆之吉也隆猶言興起而
不為下所曲折也審如是故有它則吝聖人所以垂
有它之戒者猶恐其或繫于初也由是觀之隆大廈
之託者豈无其道乎不然數仞之堂而可以小木支

耶序卦巽為木為長為高木之長者莫如棟高者隆之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甚矣當大過之時成大過之功者不可无人以輔之也得所輔則扶衰濟物有生出之功失所輔則枯槁浸微无生出之實二五兩爻可以備見夫九五中正又得尊位非九二所可望也而生出之功反不及者

蓋初有柔順之陰二在上而下比之我過彼而不為
彼所過取以為輔故枯楊可以生稊上有窮老之陰
五在下而上比之彼過我而我无以過彼資以為輔
雖生華亦不能久然則剛柔其可以不稱乎雖然女
得所託則安故女妻雖老夫亦相與而有利婦以生
育為事老婦无所出雖无咎亦醜矣女妻老婦獨虞
翻取義不然翻謂巽為婦老婦者初也兌為少女女
妻者上也五過二使應上故二得女妻二過五使取

初故五得老婦謂諸卦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是亦一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物不可過所謂大過者許其濟難而已矣然聖人猶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有攸往謂不如是雖往未利也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所以告其陷也上六柔而非剛過而不中无濟難之才又冒昧前進而不

已安得不凶乎詩濟有深涉註謂由膝以上為涉所謂深涉也深涉故不止于膝寢可至于滅頂焉雖然有志于救物卒以无才不濟者身雖有凶而志不可咎故曰无咎聖人垂滅頂之訓所以為過涉之戒著无咎之義所以為死義之旌以大壯震之足涉滅木兑之水滅頂象集傳謂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坎也習如閱習之習謂歷一坎而又至于坎如水之流行與其他重卦不同也有坎則有險故彖謂習坎重險也水之在險委蛇曲折終出險而不渝者為其有孚而心亨也心中也謂二五各得其中也水抱一陽于中至信不變方其習險而未出所謂一

者初未嘗改行則險出而利物矣此有孚維心亨行
有尚之義也坎固抱一于中然何以知其為心歟曰
維天下之至精能集天下之至神抱一于中則知心
之亨矣人之在險惟中泰而心安然後可出苟所存
于中者膠擾窒礙自困于險則險固未易出故彖又
申其義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聖
人告人以處險之道豈不至哉宋人之圍數匝吾夫
子之遇坎甚矣而弦歌不輟雖子路不知其心況餘

人乎蓋其有孚者在內也困之彖曰困而不失其所
亨者亦以坎之一在其中也夫坎之水也而曰流者
為其重坎也坎陷之地雖止未嘗不流雖流未之能
盈惟行險而不失其信爾王弼謂消險之極故流而
不能盈也嘗謂險不可犯也而天下不可以无險彖
之所載備矣天之險不可見其不可升者天之險也
地之險可見山川丘陵是也天有險所以神其道地
有險所以保其富二者險之自然者也人心險于山

川而王公乃總其羣而有之距絕蔽固既无天地自然之險則當設險以固其國雖聖人所以保天下者自有道至其體天地以建國者其理不可廢也集傳謂坎自臨變坎在上天險也震足止於下不可升也鼎祚易謂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為山城坎為水王公設險之象易傳謂尊卑之辯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几所以杜陵僭限上下皆險之用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大象不專謂險陷槩論水之性矣洊至者相因仍而
至所謂習也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君子內之成德外之
教人皆歸于善而已矣蓋德行无常也小大疾徐雖不同
同于善已教事非一也浸漬變革雖不同同于善物惟如
此洊至則非朝盈夕除之水晝夜不舍先後相繼萬折之
東必有孚而後已然則善德行者可不常而善教事者
可不習乎觀洊水之象當自得之矣雖然言德足矣曰
德行者德所以制行也

言教足矣曰教事者事所以行教也盡斯二者亦何險之不濟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王肅曰窞坎底也說文云坎中更有坎干寶曰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泛濫而入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初以陰居陰且在重坎之下得為正乎居險而行不以正者淪于坎底而後已失道

之凶宜聖人之深戒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坎之一陽九二是也既有孚心亨矣求何止于小得
歟曰心亨雖有求于外不同也苟出險而亨則所謂
得志澤加于民者求何止于小得惟九二身已在坎
而上復有險俯仰未能出向非剛中之德已顛沛而
入窞今以中自信能亨于其心而已欲求援已者則

六三乘之于上勢未能爭不過與初相近比而六入
力弱非援溺者求而不失已足矣況大得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其來其之无不與坎遇來謂自彼
而來之謂自此而往其來則入于坎中其之則入于
重坎內外皆險故曰來之坎坎夫坎貴能出而互艮
止之於上是重險之中復有礙之者故曰險且枕陸

希聲訓枕為闕謂外閉而礙之非謂艮耶以陰柔之
資陷乎重險既无應復有阻之者入于坎窞而後已
是道也自用與人用之皆无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納約自牖四自牖納信于五也詩曰西南其戶蓋鄉
明之地人所由以出入者也牖者戶傍之窓亦以嚮
明然比戶則其明小矣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上下

相際猶大臣之得君也所謂大臣者明明在下孚誠
相照可不約而信何至自牖而納約乎曰為其在坎
也艱難之中彼此无應以外猶或有礙以跡則未能
相通自非簡約隨宜密啓歸誠之便則多儀尚飾徒
有區區之心而已樽酒貳之以簋所謂物不足而誠
有餘者用缶則又有虛而受之之意如是則四之與
五所以相通者雖未亨而孚誠之相照者已洞然矣
此蕪蕪亭豆粥南宮遇風雨之爻也連其出險則君

臣相與終以无咎矣艮為門闕四居門闕之間牖也
三四坤艮為手手持坤土所以納信也虞氏謂卦有
震坎震主祭器故為樽簋坎為酒集傳謂坤為土為
腹土器而有腹缶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進者水之性也水進行則无坎矣坎方適平
則是水猶未盈其科其行尚難九五在坎之中下无

其應雖承以六四僅有出坎之理然適平而上有盈
科之限非為其在艮體故耶若是者无咎則可欲大
則未也故曰祇既平无咎謂適足以致平也集傳曰
中而未大幾可以出坎故聖人惜之橫渠曰不能勉
成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為可惜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剛而有道則遇坎能出陰柔而遇坎大抵皆困初六

六三是也然坎至上六極而將變矣時變人乘之以有為雖可轉禍為福苟无剛明之才則冒昧妄動反以滋禍上六以陰柔之資當坎極之變又下无彊明之助必冒昧而已矣係徽寘棘是以有三歲之凶古羈係之法上罪三年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集傳謂上六動成巽巽為繩徽纏之象九家易坎為叢棘為法律寘叢棘之象劉表云上三股為徽兩股為纏皆索名

三三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附麗之麗屬之離者為兩體故附也若一體无間則
无事于附矣荀爽謂以陰隔陽是也以此附彼資以
為安惟得所麗然後可託故離之道利貞麗得其正
雖可以安苟養之不順則所行多忤非善麗者故畜

牝牛然後吉炎上之性聖人恐其太過故以靜順為戒雖然得其所麗者如何彖之所言是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所謂得其所託也麗乎天者以象可見麗乎地者以形可考彼成能乎兩間者將孰從而麗之曰麗乎正而已重明而麗乎正則猶日月之麗乎天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上下皆明于離為重易傳謂君臣上下皆有明德則可以化成天下為文明之俗也得其所麗而至于化成天下則猶日月

之不忒百穀草木之皆昌也彖既極言麗正之道又推明卦象麗正之爻使人曉然皆知如二五之中正則致亨之道盡矣夫離之成卦專用二五蓋坎離對體之卦也乾之二五往之坤為重坎坤之二五往之乾為重離離之二五即坤之二五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離者日月之象四三二有巽體草木之象集傳謂遯初變无妄再變家人三變離无妄有震百穀之象九家易離為牝牛夫牝牛之見於離者為有坤土

不謂離為牛也說者豈惑于卦辭故云耶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明先儒或以為日月或以為日火皆非也日加日
焉此明德有常照臨不忒之義不必專用堯舜禹湯
文武之相繼者為言也揚子曰赫赫乎日出之光羣
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聖人之道
如日則光明无窮譬之日旦復旦而已兩作謂其迭
興爾然易之道周旋皆通易傳曰凡以明相繼皆繼

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柔來文剛為賁坤二五之乾為離離之所以文明也
二以柔履剛于上初以剛承柔于下二自彼來初自
此往其履錯然矣錯然者固相雜而有文亦錯亂而
生患存乎敬與不敬而已聖人為此訓者蓋以剛陽
之性趨上而躁動苟不持之以敬其能麗乎麗不得

所託咎將无所逃履錯之敬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之麗與五同德麗乎中正者也象之辭止曰得中道而不及正者爻之美尤在于中也黃中色也以黃離而元吉故知此爻之美尤在于中夫爻之得中者多矣獨六二以中色言者以離之二自坤來也雖然二與五偕自坤來而五不以黃離言者蓋二以臣

道在下有黃裳之義此所以稱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王弼曰日昃之離若不委之于人養志无為則至于
耋老有嗟凶此處壯老之道也易傳曰達者順其常
理昧者恒變而有將盡之悲則為大耋之嗟此處生
死之道也推而廣之儻來不夸適去不損志滿身泰
之日守常虛已无患失之慮此處盛衰之道也其壯

其生其盛如日之中至乎六三則是矣是雖未至乎
杳然明之所由以沒而老死衰謝之先見不可久之
道也缶之為器以虛受鼓而歌則以虛應能虛已以
遊世豈大耋之可嗟不然何嗟及矣易于日昃之後
繼以人事者以明消息之理天人均也離為大腹缶
之象離自遯來有艮艮為手鼓之象九家易歌者口
仰兌為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日沒為去日出為來突如其來如謂前明已盡後明
遽作也夫重離之體繼照所貴而突如其來乃无所
容者此止為爻言也九四既不中正又下因九三之
剛相與炎上之繼承之美而有陵上之失焚死之禍
其可免哉焚如謂過盛之勢積為凶焰非能焚物乃
自焚爾自焚而死蓋得罪于公論者衆所不收宜其
棄而无所容也集傳謂巽木得火焚如也火王木死

死如也不反目而視棄如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以文明之德居尊履正雖體柔无御下之威為四所犯其出涕而戚嗟者非憂懼也感激怨憤不知涕之滂而聲之嘆也何則五四之君也中正而无失德四以炎上不中正之性敢犯之五所以怨憤不能平而衆皆為之助麗于王者謂身居尊位而有助麗于

公者謂三亦不容而助五此其所以吉歟同人之九五亦中直无失三四上行為害五雖終以大師克之固嘗號咷矣與五之出涕同義集傳謂離目兌澤涕也兌口嗟也鄭康成曰自目出曰涕柳宗元曰吾目无涕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以六居五柔也以九居上剛也用柔為文明之治則

可用之以應強梗則不可夫當麗之極有不吾麗者
使无以正則何以為邦故王天下者執謙脩德則用
柔以自處克敵御變則以上九之剛用之蓋如是而
後可以正邦也故上九者王用出征之爻也雖然重
離之體炎上之性以上九為用得无太甚乎故聖人
止嘉折首而已渠魁既得何問其類哉虞翻謂坤之
二五來折乾乾為首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八

宋 鄭剛中 撰

下經

咸 至 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坎離男女也咸恒夫婦也序卦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咸者夫婦之情恒者夫婦之道也二氣相與艮止而兌說此之謂夫婦之情夫婦以情感常患于不正不正則夫婦之道壞故利貞女不先男也男下女則女得所歸故取女吉此咸之大畧也蜀才謂咸自否來否之上九下為咸之九三成艮而為少男否之六三升為咸之上六成兌而為少女所謂柔上而

剛下也剛上柔下則二氣否隔而不通柔上剛下則
否隔通而氣相與矣男女非說不合然說而不止則
其性流蕩不反夫婦之間至于流蕩不反則其道終
壞而已矣是道也豈特夫婦為然哉大而天地尊而
聖人所以與物相感者莫不如此且萬物盈乎兩間
孰使之然耶天地相感萬物化醇是故生出而不已
人心无常孰齊一之哉聖人有以感之率土歸其心
故和平而不戾天地之于萬物聖人之于人心其交

會感格雖不可測知至其得于自然亦夫婦若也雖然咸感也感之道固如此而彖終之以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然則孰為天地萬物之情曰柔欲剛之下者其情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天道不下降則不得乎萬物之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不下女則不得夫婦之情君尊而在上民卑而在下君不下下則不得乎人之情故得其情則昭合而相與失其情則背戾而相違觀其所感則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觀千萬物則天下之情可見矣乾坤天地萬物之象咸恒皆自坎離男女中來有離目觀之象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通澤氣而上之造化之妙所由以升降也說卦所謂山澤通氣者是也使山以實塞不受則澤氣無從而達惟山以虛受澤因受入二氣交感不見其跡而見其功此其所以為感君子觀此可以受人矣虞翻謂否乾為人坤為虛坤虛三以受上君子以虛受人

之象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受感而意欲動感淺而未能有為者初六是也初六居感之始外欲應四而力不足以進徒有志乎外而已咸其拇是也拇足大指也將行者拇亦受感而勢不能獨應焉艮為指故初取以為象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鄭康成謂腓腠腸也腠市鬻切在下體之中柔而居陰者也然股之行腓必先動故六二取以為象二以陰柔居中與五雖正應然咸道以剛下柔以剛下柔則順今五不下二无取女之意而二往趨之其躁動有腓之義剛柔无相下之情應感失先後之序何為而不凶轉凶為吉其在于居乎居謂靜而不動也二能處靜五以剛下之而後應焉則于咸道為順所以

无害或問何以知五之不下歟曰五方上承于六是
以知剛之不下也二坤爻地坤為順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身之下足之上也為身之下故上則隨身為足之
上故下則隨足人之有行所謂股者上下隨而已夫
所貴于咸者為其交相感也此能感而彼應之此能
受而彼趨之也三剛陽而不能為主于內仰則說上

而欲行俯則比二而從之无以使物交相感能如股之上下隨而已何足貴哉且九之居三可謂感矣而所為若是者為其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雖然二之咸其腓固有取凶之道苟能居而不動則亦可以不害九三徒有過中之剛而志在隨人欲居不得矣持此以往安得无咎王弼所謂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者也互體有巽巽為股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咸之六爻皆以人身為象拇腓脢輔可以類推九四居上下之中象當為心而卦獨不言者言感則知其為心且足以盡咸之道也心之感人為其无私而虛四係志于初故有貞吉悔亡之戒謂不免于有係而猶能出于正則悔可亡爾廣雅謂憧憧往來也劉歆謂意未定也四在兌體說初而欲下初在艮體感四而復止往來之意憧憧不定然則感道至此何以不

為害曰初與四朋也四之心為初而思初之心為類而往雖无廣大之道亦无人偽之失感之道雖小而无悔觀此訓則欲感人心而致天下之和平者其在于虛而无私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肉也易傳謂與心相背而不相見者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所見也與心相背则无私无欲進乎虛

中不知感而自感者茲其所以无悔此真聖人之爻
耶雖然象以為志末者非淺之也為其志上六而已
卦以初為本以上為末與夫志在外志在隨人者異
矣九五忘情遠二然猶比上者以剛下柔欲成咸道
之大也聖人之感雖靜晦難知至其以剛下柔以貴
下賤烏得无志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輔者頰舌所依頰舌者言語所出輔則淺而外見頰
舌則動而有聲以是感入所謂多行口惠而實不至
者此陰柔不正者之所為也故于上六見之兌為口

九家易謂山澤通氣滕口說之象王昭素訓滕作騰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皆恒之所致也恒可以致亨亨則无咎然亨而不出于貞則未至于无咎亨而貞可以无咎矣苟執一不通則恒不能久故利有攸往此卦之大畧也其義則存乎震巽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此震巽之義也泰之初九上

為恒之九四泰之六四下為恒之初六故剛上柔下
六爻皆相應而得其偶也咸柔上剛下者男女所感
之情恒剛上柔下者夫婦所定之分分正然後夫婦
之道可久故彖先以初四兩爻成卦者為言震動為
雷巽順為風二者相與然後化育之功可成然知動
而不知行之以順知順而不知通之以變二者亦不
能久故彖又申之以雷風巽動之義能動能巽如雷
如風魚鱉震巽之道然後剛柔各得其偶反復終始

不見端倪此恒之所以可久也雖然所謂恒者非守其常也世之為恒者執一而不通以是為常乃蔽之道恒之為常通變不一初雖有暫乃所以行推而大之蓋天地不易之道也終則有始如莊子所謂天道運而无所積者是乃不已之道歟日月得之則離麗而久照四時因之則變化而久成向使覆載者无不積之道則盈虛无以為程寒暑无以為序所以照臨生育者息矣聖人得此道成能乎兩間故能賦羣生

于无敝進乎離之化成天下而天下至于化成矣夫
常久之道固如此而彖終之以觀其所恒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然則孰為天地萬物之情乎曰剛上柔
下巽而動者其情也大而天地衆而萬物內而夫婦
尊而聖人未有名分不正情義不協而能久者得剛
上柔下與夫巽動之道則其情畢見矣蜀才謂恒本
泰卦分乾與坤為雷分坤與乾為風雷風相與之象
集傳謂恒一變井再變蠱三卦具震兌巽艮坎離之

象天地始于震終于艮終始也坎離日月也春震夏
離秋兌冬坎四時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迅雷飄風固无常然所謂動之散之則終古所不易
者其无常乃所以為恒也君子觀雷風之象故以隨
宜適變者為趨時之用以大中至正者為植德之本
得所立則確乎其不可拔雖顛沛造次不移也方者
大中至正不隨物以流轉者是也震為足立之象又

泰之初九為恒之九四所謂震者初未嘗變不易之象虞翻謂坤為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道貴久久則終而有始求深可也履恒未久而遽欲求深內之處已外之求人雖正皆凶况不正乎初蓋履恒未久者也王弼有卦底之論蓋自泰四下入卦底其所以自處者已深矣四居震未動初往求之

二三四為兌涉兌澤而求人抑又深焉聖人留此戒
于初爻者所以見恒道惟久可成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王弼曰雖失位而恒于中可以消悔謂九處陰宜有
悔得中之中而悔亡也雖然二固中也何以知其常
中歟曰泰一變恒再變井三變蠱九皆居二而不移
此象所以贊其久也孰謂為善而可以改其度耶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之應六正也正而吝者由其德之不恒爾為剛乎
過于中為巽乎志于上所謂德之不恒也秉德无恒
趣操不定而承吾于下者乃久中之二退而自省羞
矣夫三失其恒彼承我者未必出其誠心以位之陽
剛而不中又是巽究之躁雖剛變為柔乃是互離之
中爻性反炎上又處重坎之間其心不寧之甚既過

于剛又欲柔巽一心兩用操執不定可謂德之不恒者也如人子之德以孝敬為恒者也今捨孝敬而為悖逆則父不能容其子矣婦人之德以柔順為恒者也今棄柔順而為淫悍則夫不能容其婦矣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自常情觀之執德不恒既无所容又豈有承順之者乎今九三乃在下卦之上是否德而忝位者故有九二承之于下焉所以言或三否德而忝位而承之者乃二之久中者焉適足以為三之

媿赧而已然二之承三亦豈肯責三之不恒其德而不當在已之上乎但三視二之承已中自負媿不能安于其上自然无所容其身以此為恒而固守之則過而不改所以有吝夫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况九三之處高位者乎卦變為解解者緩也恒而解緩德之不恒可知矣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虞翻謂禽二也泰四下為初則二成巽說卦巽為鷄
九家易巽為鷄皆禽也在地之上田也集傳謂二應
五則巽禽為五所有九四處非其位待于上而初不
至與初相易則巽伏安得禽哉大抵居得其正則可
久久斯有獲居失其正則无自而能久尚能有獲乎
非特如此田者興事之大也師之田有禽比之三驅
皆見于君位未有以四而得禽此可以見非其位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柔而不失中五之恒德也夫乾婦巽震為子夫之象也
以中恒之德婦人得之則吉為其從一而終一謂九二也
以從婦之志夫子為之則凶為其失制義之剛而惟二是應也
從一之吉從婦之凶惟其所用苟能以中恒可久者為立德之經
以吾尊位之剛為夫子之義則聖人之意得矣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則未為失獨此未許者慮五以柔順為恒則凶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弼曰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施而得蓋震已動矣巽風復鼓于下而又以六居之宜其振也淵靜而百姓定可不鑒茲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

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天火同人五陽一陰上下相應故利君子貞遯四陽
二陰其取義已與同人異又二陰已壯君子小貞則
庶幾爾當遯之時以遯為亨君子猶遲遲于小貞者
蓋九五之剛足恃也使時尚可行相應以有為豈非
濟時救物之願惟陰浸長剛浸消小貞亦不利而時
在所決去則君子遯而已矣其行其止闕于治亂而
繫于消長其為義顧不大哉鄭康成謂艮為門闕互

巽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遯去之象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有上千之勢而卒不得犯者天能遠之以
道也君子之于小人戒在疾之已甚故不可惡之而
心畏其近之不遯故不可无嚴之之道不惡而嚴觀
天下有山之象則小人遠而不怨矣集傳謂初四二
五相應不惡也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履以外卦三陽為虎四為虎尾遯以二陰在內君子
當遯故初為遯尾大凡患難之生位无高下苟能知
幾于早引而去之皆可以亨既无先見之明已在遯
尾自可不去不去雖不免于危然如初者所處既微
可以无災也虞翻謂初往之四成坎故往則為災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諸家讀說不一或謂言說之說謂二五以中正之德相應如繫係之用革其固不可勝言也或謂說樂之說謂六二中立不倚窮亦樂通亦樂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惟王弼徐邈讀為解說之說與輿說輻左氏說甲之類以它活切夫遯之六爻初曰尾三曰係四曰好五曰嘉上曰肥惟二不言遯止曰執之用黃牛之革何也曰黃取其中牛取其順革取其固合是三者以應于五猶執係之不可解其止也其行也與五為

一非若餘爻各自為義者也彖曰剛當位而應與時
行也當位謂五應與二相應當位而應故有時行之
義如是則爻雖不言而彖定言之矣先儒謂艮為手
坤為牛艮為革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惟九三无應其去无累而曰係遯何哉蓋三雖无
應而下比于二又在艮體此昵愛相說不以其道當

去而係止于內履危召禍寔遯之病雖然臣妾吾所
畜也急難不救視剛者不為止而畜之于理為吉聖
人慮夫迷者執此而廢事故又曰畜臣妾吉不可大
事也濟物救世以身任事者天性有所不顧漢高所
以棄孝惠而趨也況臣妾乎虞翻謂陰剥陽三消成
坤與上易位成兌坤為臣兌為妾集傳謂巽為繩係
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與初雖有陰陽相好之義然四乃乾體有剛決得行之健故時可遯則以義掩恩雖好有所不顧小人則臨愛而溺相與牽係于艮止之中禍至而後已故曰君子吉小人否言小人之道比君子為不然也聖人終以有陰在初恐其中心好之容有不能忘者故設小人之戒惟徐邈讀如可否之否侯果曰君子剛斷故能舍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或讀如否泰之否

謂小人不知退剛變否而後已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之遯遯道將極既身履中正又得中正者為之
應故時在可止則確然不移時在可行則浩然而去
其行其止與二同志與諸爻之遯異矣易傳曰遯非
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然人君之所避遠者皆遯也
亦在中正而已二之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五之象

則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是二執中順之德待五而伸五懷守正之志惟二是付上下之志相通如一此其為遯可謂美矣集傳曰剛則處外可行則行當位而應可止則止不後而往不柔而應不安于疾憊不係于情好遯之至美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子夏傳肥饒裕也上九无應在內行止无疑惑累所

金匱要略卷八
不及故无不利觀九三以係遯而憊則知上九之肥
矣先儒謂乾盈為肥无乃餘爻皆消盈于陰上无所
消故能獨盈歟剝卦五陰惟上為陽爻故有碩果之
象碩蓋肥之義也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

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大明出乎地至乎中天此坤離合體所以為晉晉進也或問明以人君言耶謂諸侯也曰謂侯以柔進受寵明則上下所同也人君之德昭升在上如日之晝所以廓為照臨絜為禮文者此道也諸侯自昭其德麗乎大明所以承命受寵身有光華者亦此道也臣以柔道上行而時非正晝之日則光有所不被君以明德在上而臣无出地之明則德有所不咸此順而

麗柔而進所以為康侯錫馬三接之盛也日出乎地而離在坤上此人君晝日之象也四侯位也而居坤順之首此侯麗日上行之象也蜀才曰晉本觀卦凡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曰觀卦者自觀變而為晉也觀六四以柔進而上行故九五降而逆之此晉所以為上下相與之卦也行地莫如馬錫馬之多者蓋所以旌其坤順又馬火屬正離明晝日之所用三接者以其上行故下接之所以引其上也陸績謂康安也

樂也康侯云者豈非人臣之功德受寵則安樂可以
長守耶不然以訟而受則服可禡以小人而乘則器
可奪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德人所同得也不自昭則昏矣昭謂尊其所聞行
其所知日趨高明光大之域以此事上則王弼所謂
以順著明自顯之道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進也初六進之始也聖人于人之始進不示之以退則天下之務進者倏倏矣摧謂退也亦退之易有應在四故可以晉如初動則四不應故亦可以摧如進退之間惟正是守而已夫君子能守正宜為人之所信而曰罔孚者蓋卑而在下故也卑而在下衆未之允吾如彼何哉獨行其正而已茲其所以吉雖然如初六者可也有如任官守之事當言責之憂則進

退之間治體所係非孟子所謂綽綽有餘之時于是而苟安焉咎將及之故曰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在坤體寬裕之象先儒謂四之五成巽巽為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可以進者也而上无應是以愁如其愁也非為已也居其位而道不行德澤不加于民是吾憂也夫二以中正之德以進為憂者豈于行有不足哉守志

不渝自有介其福者易傳謂久而必彰則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其受介福必矣介助也謂受茲王母所助之福也詩之介福皆以助訓又況天之所助者順吾方以順進其不助之以福乎王母六五也居坤而不動則為母動而應二成乾則為王王母云者謂福在五而應以乾也互體有坎坎為加憂故其始愁如又互有艮二進而艮止之故愁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九

宋 鄭剛中 撰

下經

明夷至解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七月之律為夷則取于傷也明當在天而入

于地傷矣此二體成卦之意用此以居難則文王箕
子嘗以之文王救物濟世者也故蒙難而出出故于
難為蒙箕子全身守道者也故避難而晦晦故于難
為內犯難者豈謂去而之他哉匿親近于狂愚之內
即顯而隱此盖用互坎之體以避坤離之傷也雖然
蒙難者難息則功成內難者不能有所施為能正其
志而已文明不得晉多因晦而失正故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夷明有所傷也蒞衆用明者苟不能藏明于晦則羣偽不容衆智為敵明有時而傷矣君子用晦而明者蓋觀明夷之象也坤為衆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以禮為翼禮者文明之道離入坤下則所以為文明者晦所以為翼者不揚歛跡无能行矣又離為

鳥離在下亦垂翼之象也初九明之始傷君子不待傷之暴著毅然以去三日不食者言其去之速蓋離之性不能緩也君子豈悻悻然為是哉亦義所當然爾又有應在四故往而不疑奈何道之不行雖主人不免于有言非若漸之初六小子有言而已初之四則二三四成巽三四五成兌集傳謂兌口不食之象巽東南方主人位兌口亦有言之象九家易則謂四在震體震為聲主人有言之象左氏傳莊叔筮穆子

之生遇明夷之諫謂初九動也故楚丘曰大焚山山
敗於人為言杜預釋之曰艮為言蓋初動成艮艮為
言兌也震也艮也皆有言之象用是知易書流通象
與義不可執一而取者類皆如此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小人傷君子未嘗不用其至而君子之遭患容有淺
深六二中正當明夷之世雖不免于有傷然夷于左

股亦所遭之未深也遭患未深故股雖傷尚可拯馬
而出雖然拯之不力有傷左股其能遠乎惟得九三
者比而託之則馬壯而獲吉矣初之四則二成巽巽
為股二无應依三以立而九以陽剛之才居坎位坎
為馬所謂壯馬也用以拯二其行力矣渙之初六當
渙離之時无應于上與九二親比而出渙故其爻之
辭亦拯馬壯吉大抵救傷拯渙非健速不可故皆以
拯馬為言又陽資陰則逆陰資陽則順明夷之六二

渙之初六其所資者皆九也故兩卦又皆以順為言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易傳曰大首六也謂居暗之極為衆陰之首也九三
居明之極前往克之故曰南狩得其大首狩所以去
民害猶大明升進破羣迷而反之于正也明夷晉之
反也又將反夷為晉勢必待三復上初復四然後天
下用離明之光是則南狩者志雖可大得而其貞未

可疾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諸家皆以六四為微子之友四與上六雖同類然去上遠而于三為近蓋遠闇就明之義也集傳謂震為左離為大腹四由震入離而比于三入于左腹之象入于腹則得明夷之心矣明夷之心初无彼此惟欲破羣迷而反之正能出門庭嚮明而來吾斯受之所

謂獲心意者此也干寶曰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六四在門庭之間故以出為言或問下卦為內上卦為外四之比三也乃下入于離何以為出曰即微子言之商其室也不處于室而之門庭是為出之象出門庭而入離腹宜有獲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之性不可忘也然而可以息也商之三仁獨箕子

見于六五者為其明之不可息也何則六五動則三
四成離明孰甚焉不動成坤則晦其明者也晦其
明者明非息也藏離于五而已比干之諫後世固光
明當其時則湮沒而至死微子雖去責以君臣之義
亦廢背而不昭二子之明雖不亡要皆暫息矣箕子
既利且貞閱商周而明不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晦而明者明在其中不明晦者不復有明晦而已矣
上六是也明與晦謂晉夷兩卦上之位極萬世而不
變所變者明與晦而已處之以明則為晉之上九故
登天而照四國處之以晦則為明夷之上六故失則
而入于地登于天謂乾陽在上而下照坤土也入于
地謂坤土加離日之上也大抵炎上者離之性今而
至于晦極失性之則矣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皆自男女始故男女不可不正男女皆欲正而止謂利女貞者蓋男之正自女始未有女正而男不正者惟其以女正為本故卦以巽離為象巽離皆女也巽為風離為火火疾則風自火出此又

家人之象見乎物者也二為內卦之正其畫陰女正位乎內者也五為外卦之正其畫陽男正位乎外者也男女之位不可亂猶二卦之內外不可易天地之義如斯而已男女之位正然後家人之道成父母兄弟夫婦所謂家人之道而本乎男女者也求之于父母夫婦皆謂二五蓋推而尊之則二五為父母合而耦之則二五為夫婦五居乾陽之剛而母亦得謂之嚴君蓋母與父皆當以嚴臨其家也五為父則承

其下者為子四是也。无妄而變為家人，家人之離无妄之震也。震為長子，變為離則二三四成坎，坎為中男。兄弟之象，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无不得其正，則家道之正可以推之天下矣。天下之不治，由民志之不定，五品澹而民志不定者，未之信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自內風外，自此風。彼皆風自火出之象也。君子觀此，則言有物而行

有恒何則家人非虛位也故語其倫則名各有實亦非暫有而終亡也故要其至則禮常有度惟如是故內行而外化宜君子之言行于此而觀象家人无妄之變也无妄自初至四互體有艮震雖升六三為家人而艮震猶在有艮也故為言有震也故為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內之之謂閑閑馬之閑所以防其逸家人治內之道

也故以閑為貴閑物者宜于蚤迨其流蕩而出則閑之惟艱矣故閑有家者當于未變志之前何則心志未淫未嘗不善物奪心淫初志變化无所不至故九之在初未為當位宜有悔然用以閑家雖嚴无悔也不然初四易位雖九亦與之俱變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坤之文言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弗敢成則家人之无攸遂也上有制義之夫則婦之于事從夫而已其可自遂乎居中主饋不失其正則婦人之職盡矣馬融曰家人以女為奧主主奧則嫌于自專此易之所戒也坤順也應在巽體故順以巽謂既順而用之以巽也集傳謂坎水離火巽木女在中當位烹飪而主饋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嘯嘯當從呼落反或作嘯嘯馬融謂說樂自得貌非也家人至婦子嘻嘻方有說樂之意諸家或訓嚴厲或訓嚴大或訓苦熱要是離火在內三用過中之剛嘯嘯云者蓋其家望而畏之如火之烈遇骨肉如此能无傷乎故悔厲然閑家者悔亡九三雖悔厲猶吉若乃嘯嘯變為嘻嘻嚴烈變為和樂吝之道也于嘯嘯曰家人于嘻嘻曰婦子者蓋婦與子尤禮之所先非若家人總以為言也禮法所先者苟瀆而无度則

家人无度可知矣雖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且孰謂其可以吝家乎曰真親之和見
于未笑者如大雅正聲之作與嘻嘻者不同也嘻嘻
云者戒其以荒樂而失節也失節之吝不見于嘻嘻
之時而常在其後故曰終吝坎與兌節之象三動不
正與二相易則坎毀而節失矣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三以下治家之道也六四保家之道也保家之道
在于守其富貴今止言富而不言貴者象謂以順在
位則貴可知矣又陰虛而貧陽實而富四以陰承陽
資以為富故止以富家為文之吉五君位也四巽體
也六之居四當如何推吾所以承顏順志者事君則
保家之道无以加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君也王者正家而正天下之文也家道貴嚴故陽
文皆吉然初剛止于悔亡三則悔厲上九則反身而
吉蓋以皆未得乎大中之道若是者欲勿恤未可也
九居五則剛明而得乎大中所謂極家道之至者尚
何憂哉故曰勿恤吉雖然人之正家閨門之內可必
也閨門之外豈能使人必化哉王者之治不然九族
既睦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君視民如子弟民戴君如
父母交相愛矣此聖人以天下為家堯舜文王之化

也坎為心愛與恤皆由之以生虞氏謂五交二初交
四為交愛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道至上九成矣成則可以有孚然謂有孚而縱則
瀆慢將復生故終以威如為吉威如蓋履剛而不渝
者當威如之時未見其吉而吉亦常在其後也雖然
齊家者固以威嚴為事苟能施諸人而不可反諸已

非所謂正已而正物者其誰孚之故象又申為之訓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有深意焉先儒謂三動為坤
為身上之三反身之謂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
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

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利西南謂蹇之九三上居九四之位本臨坤之
故也言西南不言東北者蹇之道以解艮已變震无
東北之不利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謂蹇之六二嘗往
濟五之蹇今來復而為解之九二也又震藏于坤亦
有來復地中之義大凡君有所為不免于動往者動
也既反蹇為解則何動之有然解紛救難之後雖務
靜復至于因時振弊亦豈廢而不為故易既曰无所
往又曰有所往也夙者早也必有所往宜速不宜緩

蓋解雖反蹇而自初至五蹇之重坎猶存乎其間是
蓋吉凶之分欲有所往苟滯緩不及事則蹇復因之
以起故曰有攸往夙吉彖之辭既曰解險以動又曰
動而免乎險解重復與他卦不同者蓋險而不動則
无解之理而未免乎險惟動而免乎險然後解之理
得故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也坤為衆九四以
坤道利西南得衆之道也无所往而來復得位所以
吉也往而夙也動而有功也是皆免險之道彖故詳

言之質諸物理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萬物之生
不免于屯惟甲坼而後條達暢茂解之道也用是觀
之解雖出蹇而蹇猶未遠夙吉之戒有深旨哉不然
何以卦後受之以損也震為日震東方日出東方夙
之象集傳謂艮在木為果在草為蔽艮反為震陽動
于草爰木根之時甲坼之象先儒自初六以上註文
并六五維有解解並作胡買切與蟹同音謂物自散
解也九四解而拇上六解悖並加買切謂判之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君子赦過如雷雨解萬物之屯也九家易坎為桎梏
罪人居重坎桎梏之間蹇孰甚焉惟君子赦宥之然
後可出非特如此蹇難初解正與民更始之時故赦
過宥罪特見于解過輕于罪赦重于宥雖聖人以仁
為恩固自有輕重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坎上震下為屯震上坎下為解解亦屯之反也屯則
剛柔交解則剛柔辨交故柔上而剛下辨故剛上而
柔下剛柔之際謂其辨而已夫蹇難既解剛柔不相
干初雖卑弱然以柔在下乃其義也于義苟安何咎
之有方蹇之時強陵弱則卑者常不安陰道勝則剛
者或反弱雖欲无咎不能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无所往則復而居中有所往則戒而夙吉此九二所以能致力于解也上所建立下常不免于疑況在蹇難初解之後疑者衆矣衆疑不去其能成功故二以剛明之才取而去之此獲三狐之象也雖然民有疑而在我之理不直則疑者未可以勢壓也得黃矢者所以見二之所施行既直且中汝猶懷疑出而為祥吾不汝置也九家易坎為狐解自初至五互體重坎五爻之中二五君臣也餘三爻則懷疑于前後者也

故謂之三狐噬嗑之九四曰得金矢解曰得黃矢何也曰噬嗑去間之直以剛為先解去疑之直以中為先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匹夫无罪懷璧其罪六无罪居三其罪三君子之位也而六以陰柔居之安乎哉三有四在上有二在下皆陽爻負且乘之象見于外醜矣負者小人之事乘

者君子之器以小人乘君子之器過于匹夫之懷璧
實為盜招故盜有奪之之心然而未極也使其欽上
愛下雖亡乘猶未至于危身惟其上慢而下暴然後
盜又思伐之所以交言寇象言戎而聖人詳見之繫
辭也易傳曰難解之時小人竊位則復致寇矣坎為
盜解有重坎先儒謂二變艮為背背為負又為坤坤
為車負且乘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者解也解難可也于所親厚不宜解也惟四之于初雖其所親不得不解何則四大臣之位也初陰柔在下者也大臣當難解之時乃渙六四渙羣之日苟與所應尚締結而不絕非所以示公故解其拇而後朋可孚也人之有行拇雖至微亦應于下如初之通乎四也二者四之朋也四與初私好不解則二剛陽之性其肯與四孚乎惟解拇不通則二孚而至矣雖

然使四先能當位何解拇之云惟位之未常而又與所親應聖人慮其因是而遠君子是故為之戒震為足四居震下初又應四于下拇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作難者小人也解難者君子也君子解難而小人退則難不復作難雖解而小人猶不退難未可知也小人之退不退在其信不信之間君子有為而小人信

之則小人退矣君子謂六五也居大中之位為解難之主如雷雨之動惟屯是解小人皆知君子之有為為難也非困我也如是而小人不退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二五相易則陽上而陰下小人退之象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三不與應通而負乘

于下體之上此高墉之隼也為其非所據而據故上
六射而獲之夫二之田狐則是取疑物于穴中得之
則疑解隼與鷹類其性疾害故鷹隼蚤鷙已為夏令
之失況其不在山林而居高墉之上其理悖矣解道
將極此而不獲則飛翔于內外之際害物將无定所
射而取之所以解悖也易傳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
君位故曰公集傳曰坎為弓離為矢上動之三弓動
矢發李鼎祚謂離為隼又曰二變成艮艮為山為宮

闕三在山半高壩之象

